

瓊州府志

十

瓊州府志卷之四十

序

三祠錄序

唐 傳

三祠錄者三祠所祀事也仰止祠在郡學祀王公義方以下四十人主於崇德以勸士先賢祠在道右祀路公博德以下十九人主於報功以慰民皆舉於有司者也景賢祠在郡西北祀蘇公軾邱公濬二人主於著述以憲後奉於朝廷者也有德者非無功所重在於德有功者非無德亦猶德者之於功也有德者必皆有言言至著而爲書則功於憲後矣惟其主於德與著述故不別曰宦曰鄉凡當是者即祀之惟主於功必位乃能故先賢之祀非啓土平亂之雄則按郡守牧之良也名宦鄉賢他舉分祠今吾仰止以德故合之凡名宦舉合祠今仰止先賢以勸報故分之凡祠無錯祀仰止以著述故兼之吁人之所以不與草木同者賢而有名不朽耳不朽而且饗廟賢之尤者也吾一郡城而三祠之賢至五十有九不謂之多賢國乎客賢自漢凡四十五人其過化之遠此所以致鄉之

有賢也主賢自宋凡十四人其聲應之遲益見化難於賢客也庠彥鍾生遠張生文甫輩
余同事於郡史而考知諸賢之精今年春既請更定祠祀而又爲此祠錄以見祠之所以
立祠祀之所以行此祀其有志於賢者乎昔宋廬陵文信公兒時見其鄉有忠節祠祀歐
陽文忠楊文節諸公卽忻然慕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後果以大忠鳴世至今並食其
廟諸彥至賢矣抑有志於此否乎吁昔鄉在宋無一賢而先輩尙能感客化以有立今賢
盛賓主其感不猶易乎感之易而勉以成之使生雖無事於此而百年之公論能舍之耶
吾言雖爲祠錄發亦因以告郡之豪傑使知無負吾地之靈也因爲序

瓊臺志序

唐 胄

郡志自國初至是亦編矣而必須此焉者欲備也唐人稱郡僻無書至宋瓊筦志萬州圖
經元人又不能書邱文莊公晚年嘗言已有三恨郡牒未修一也桐鄉王公載筆數十年
錄郡事警官志前後擅易之陋迺命所集爲外紀以自成一書孫戶部九峯先生嘗
托前守方公爲梓而不果後守王公取閱其書謂獨詳於人物土產而他目仍舊乃迎公
於東嶽祠禮郡雋副裁爲志而余與焉及首啓沿革而公於建武復縣執舊疑史與衆不

合閣筆延月僅授序答守以歸適逆瑾敗起使催余就道守亦離位而事寢矣余乃藏採稿於知友唐鵬翼氏俟裨書見以成後自淮漕得告歸謝邦君以督府檄禮余纂就而未果適王巴山汪東泉二憲伯上官太守三先生繼志懇成之余惟志史事也例以史而事必盡乎郡故以外紀備舊志以史傳備外紀以諸類書脩史傳以碑刻小說備類書以父老芻蕘備文籍如地切倭岐而述海道黎情之詳急討禦而具平亂兵防之脩隱逸附以耆舊不遺善而且以誘善罪放別於流寓不混惡且因以懲惡田賦及於雜需額役以書民隱紀異及於災異禎祥以顯天心首表以括邦綱殿雜以盡鄉細非徒例史以備事而且欲倣史以寓義蓋體文莊而將順其欲爲之意尊桐鄉而忠輔于已成之書以求得臣於二公第愧淺陋常感古人掃塵之喻謂塵掃矣而即隨有況有之而未能盡掃乎凡書皆然況志又古人之尤難者乎此所以雖終日乾乾得庠彥鍾生遠張生文甫輩助余之不及然終有負於諸公之望也雖然亦幸其督成此以有待也後之同志者感今日欲備之意則非惟紀將來之事必如炎漢前後共成二書赤城新舊各爲一志以體桐鄉外紀名書之意或於此書而有恨焉亦安忍不爲之補遺考異以續其別哉則古人所謂欲俟

脩於後而反愈不脩於今者不惟無慮而且有所望矣豈非諸公今日拳拳之意所召哉
正德辛巳秋七月既望

刻瓊臺會稿後序

鄭廷鵠

瓊臺會稿何瓊臺先生之稿自鵠會也先生存時門人刻其所作詩什凡若干卷題曰吟稿續又裏其記序表奏凡若干卷題曰類稿行於世已七紀於茲矣顧今歲久訛缺讀者兩病之鵠自結髮事吾貞範先生與先生曾孫尙寶君郊上舍君祁同門獲見先生所遺手蹟或門人所代錄者與前二刻迥異竊嘗有志正之弱冠入郡庠又獲讀先生石室所藏書目偶見庠中寫本疑公所自定者校之二刻篇章簡而且要當時手自抄錄爲入梓計久矣邇者視學之暇第取廣幕談君崇文所惠類稿舊本重加增定得記序諸體二百有二篇詩賦諸體二百六十有四篇會前二稿合爲十二卷刻之洪都非有所擇因先生所自定爲附益之故自鵠會也先生之學以紫陽爲宗讀書窮理以究極聖賢之精蘊可謂極博矣然其志以身致太平爲己任故平居著書事事必爲區畫鑿鑿可行其立朝不干名勢介然以清節自勵家庭孝友鄉黨服其化非所謂根本盛大故文章事業交暢並

美耶至今四方之人傳誦先生之書歛容起敬雖牧豎樵叟罔不知名故茲稿誠不可不刻也嘗憶吾貞範先生都講時每以先生所著學的口授弟子弟子往往能數言其義又恐學者漫羨而無所歸心撮其中所云敬與仁禮指摘其要領以鏡其本心願謂鵠曰聖賢之學其要歸盡在是矣鵠敬受之且將三十年罔敢失墜然竟無所長益其於先生之教貞範之志猶不能無愧心古人所謂沐浴所聞鵠殆未之逮也故於是刻也爲之愴然有感因書之刻後以自警云

葉引

海瑞

許文正嘗語人有書也湮焚一遭之說夫坑儒焚書秦之所以爲暴無道也而文正之言若秦之與文正非與秦也自炎漢以迄於元紀錄之繁文籍之盛汗牛充棟災水燬紙不足咎也其毀實不中乖違正道爲古先聖賢果爲六經語孟盡誠若莠之亂苗鄭聲之亂雅樂鄉愿之亂德君子不容不深惡之自元迄今殆有甚焉使文正見之又不知當何如其爲言也然文正與秦至文正之身則又有魯齋文集行於世夫文正之與秦不得已也文正之不免於爲文亦文正之不得已也瑞平昔妄有所作濫稱文章者欲效近代唐山

人置瓢棄之江流之中以還造化而有私念以爲出之吾心不諸性命造化賦予於我而我爲洩之或於六經語孟有輔翼焉且今時俗議論自以爲是牢不可改或有以破之暴秦有作不居可焚之列夫吾人有言莫非造化置江流以還造化不可謂無見也然天下之人賦予稟受出之造化猶之我也或惑焉而踐之有未盡或反焉而行之有不中操造化之予於我者相與覺焉且同志之士得有所執凡我言之未當議之未詳取爲我規焉我也人也互相砥切均得以還夫賦予稟受之故較之唐山人所爲有大焉不爲猶可耶近時文人有作必求名人君子一言置簡首謂蠅附驥尾亦一日千里而借其言以信之天下後世也夫使吾言無當雖聖人吾與焉天下之人其心其性原之造化是非有公不能飾也使吾言於道亦有合焉聖人不吾與天下後世不吾與吾心具一造化自有的見不可轉也夫人有言亦求之吾心質之先聖以參考焉而已矣不信之人心而信之人言非信也用是不自嫌忌取平昔所作自編敘自爲一語識之以告同志嘉靖壬戌仲夏朔日瓊山海瑞國開甫書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序

今之入官而仕者庠序學古之人也然往往不滿於識者之意天下之人不見官人之利特見官人之擾者豈其人之初盡不賢則然哉未仕學古既仕則參之今日仕人之論平生之學不盡用之今人之論正今人居官之利是故其說易以溺人始有今古之歧終入從今之謬大抵以正入者以邪出矣萬歷三年二月大東劉侯自邑博擢推吾郡視事之初抗然有執已守法不混於俗之意是雖未能事事中則由其事逆其心胸中若有特操有俗指爲薄侯行之者有俗指爲膠固侯行之者道在是也今人誤認爲膠爲薄於此有特見爲我自行之出入於風靡波蕩之中欲自比於屹立中流之柱侯能久安於是矣乎秀才初官移其心而左移其心而右未可知也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嘗欲小申已說勉侯未至堅侯已然一旦代巡柳坡馬公檄旌所屬意有大者侯與焉僚屬師弟子因以贈侯之言爲問予欲有進於侯未及行而意不爲頌諸君子有愛人之德存於中是以今日有贈言之舉於外夫感我而厚必有受其薄者矣受其薄者怨之矣有德惠我之爲通莫爲膠者矣通大抵在財貨體貌今日出之自己亦先日取之自民變通圓活官有時譽民之不當其害無有也聖天子爲民設官今人入官於可以爲千名進階之助則庸心焉

爲民之心置之計毀譽得喪之中失之矣然則欲侯節推佐郡舉於其職豈復有過於薄爲厚膠爲通飭所未至堅所已然擴充之以盡其大無自畫於發見之初者乎失職分則失道矣失道失心矣無一可看用是備書先日之意復諸君請持上爲贈侯根本在是擴充終始之而節目無不周矣柳坡旌侯止於節目不詳及云

贈養齋蔡侯撫黎序

海瑞

國初至今言官理者必以治黎人爲一急事然卒未有以得黎人之治者孟子曰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龔遂得之以安渤海張綱得之以說張嬰卒之有以服其心而戢其禍況在黎岐質文機變吾中國不知其幾更易也自有天地至今尙存太古風致然諾信義死而不移天性之真獨有存焉者乎動以弓刃相向自昔記之蓋以弓刃爲雪讐之具不能自至守令之庭曲曲直直勢使之然無他意也苟有以開導其心剖其不平彼無不聽予嘗謂恃有八心小則息爭大則開通十道地爲郡邑人入版圖百年萬年無不可者所恨知此道者之難其人也而又賦役繁難官吏刻削彼自爲誠我自爲詐有以灰其心而激其志至誠之爲難乎其爲動矣微啓其端謂可見之行事者吾於養齋蔡侯見之嘗跡蔡

侯澄海先聲崖州初政大抵事從其真由其質有其內學於誠而欲求其至比之俗吏矯飾外貌學於詳而務爲名高者不類也有是涵養有是作用方抱宥四村讐殺勞村效尤禍變事機浸浸滋蔓正侯蒞任未久之日也軍事往諭侯信侯之心士民未之有許者乃侯爲之近不曰叵測之爲凶遠不曰風痺之爲毒曲曲而直直之不過數語卒有以得其心平其夙忿解怨爲歡村村如故事與張網翼遂後先無異然則不曰已之無誠也誠不足爲動也而曰獷悍之不可爲馴古昔則然可信也哉卽小推大則州縣中苟有以遂彼之願無礙其生版籍而郡縣之無難事也予嘗以爲黎人之不我向也乃我之無以致其向其爲亂則始事於州縣之民長養成就於無良之吏黎勢固不能以至州縣言曲直者無以剖別其不平之端而僅欲使之不爲不得其平則鳴之舉嘉靖間二勳王師予未敢曰師出之爲名也此則太守不能處分之罪非其人之過也嘗欲執侯今日之功破先後黎議之謬爲開道郡邑之漸一日崖士民以贈言問予曰吾意也雖未爲千萬世之功而心情啓達向化可爲兆於是矣中孚豚魚吉九二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信在言前不言而信變詐之世而得有如侯者黎人得以舒發本真民士安適其可以易而得之也

哉苟朝廷之上簿賦輕徭承宣之吏還淳返樸舉蔡侯而爲之無不可矣單車之諭侯得爲而爲之矣權不在侯而侯侯之勢也劉安之諫伐閩越曰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蔡侯以一使之任爲十萬之師同視庚子已酉大師兩及荊棘生焉崖至今生氣未完復也何如哉何如哉曲突徙薪之功誠能動物之道侯胥得之用是不辭而爲之序

贈史芳齋陞浙藩大參序

海瑞

瓊去京師萬里而遙國初以憲臣遙制至憲宗純皇帝始令分巡道兼飭兵坐按議者以權重勢專補按輅之所不及民之幸也然賢者藉是權以安民不肖者則藉是權以便已甚者不必言矣賢者不免大抵雜雅俗半真假行已清濁有養望待遷之心而無毅然有爲之念官則利矣民無利焉至今我生不辰田里嗟怨人思國初之安不見今日之利敕諭事理天顏咫尺瑞未之有聞也閩晉江史公以嘉靖乙丑守瓊旋晉兵備今七載不貪一節已出士民望外矣其政事則又井井條理胥吏不得援爲奸蠹省徭費清符牒詳訟獄寬極楚三州十邑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先後皆罷行之大者文詳小者立變瓊內黎外海寇亂頻仍民自視無一日安矣當事者動以閉城退守爲策殘野飽

食去來聽之平時無保障之功際變無禦敵之勇幾不知兵俗道爲何職矣今昔異位公獨毅然以身迎敵爲士衆先昔之驕子兒戲盡法律之與守瓊日持法不附無異雖經敗岷不易初心士之不以成敗論人者知公認真之心而奉行敕諭庶幾矣士論謂周殿山之方正方松崖之才守胡嶺泉之峭直胡南山之和易公節有之勤訓練似顧洞陽志平寇亂似涂伯輔今晉秩參浙藩政願得一言以贈夫公昔以宜天下者宜瓊矣以宜瓊者行之雖天下可也何有於浙昭昭政績具在口碑不爲悉焉可也所願於公者無替克修之功益廣涵宏之度無私黨矣行之有未至率直道矣擴之有未周皆性分中不滿足也詩云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用書以贈

古寧野紀舊序

別
鄭敦復
人
萬州

復有狂疾粗知章句卽妄意於域外之觀以天下風俗人材政事山川名物不得親諸見聞爲幾枉一生猶之處家凡家中之田畝租賦錢買絲縷蓄嬰臧獲之數不知其有無多寡胡以家爲哉本州志書自古未刻雖文獻不足亦纂錄者之不足也嘗謂有一毫姦姁曲護憂毀畏譏之心不足以與此有一毫好惡喜譽忌能病直之心不足以與此惟二者

之心合遂有宜書而不書不宜書而書者竟成各家之私書而已欺已欺人於一州之公論公道安在哉辛亥歲州守俞公欲修而未果自是歲搜訪以來二十餘載無日不在此書是以集先今見聞刪其繁蕪補其遺漏因其原式使文省事增不敢迂泛敍山川要得關於險夷漭洩之用載風俗要得與於觀風省方之實紀人物要得合於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之訓至於壤則賦額民數署宇妖異之類要得可窺古今消息盈虛人事得失運化隆替氣侯節宣世道升沉之變猶家之記籍籍其家之所有咸切於治生者云爾向所云云二者之心不與存焉或曰子成此書期於用乎或有異議也今願誦孔子誰毀誰譽章不休已而答曰余賤而未仕陋而寡修安能期于人之用免于人之議惟賴世之知言者爲準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但知處其家求知家之所有不失治生要務而已若曰退托不敢則他客到家家中所有客能盡知之乎失今不籍後代晚生末學雖有聖人之資亦限於耳目而有所不知也或曰子言得矣因書之爲古寧野紀叙抑以志遺忘云時萬歷三年

重刻海忠介公備忘集敘

國朝福建
巡撫陳

璜海康
人

言之不足爲世用者不傳焉可也言之有用於世者不可不傳以其言之足爲世用也即世無有用其言傳其言者苟得生同鄉居相近必不可聽其言之淹沒而不傳吾鄉海剛峯先生瓊人也瓊去雷陽隔一水耳余垂髫時耳先生仕明以直節著心慕之未得其詳也迨遊鄉校欲求先生之書而雷無有數於瓊人求先生之書而亦無有後吾友俊夫遊瓊覓寄數本時余僞員曹署得之奚啻百朋顧中多斷簡不可卒讀缺然者久之歲丙申余奉

命撫八閩始於書院群書中見有海忠介公文集急持歸書亦多缺與舊本相參校補所未備軼者僅十之一二此先生之書之絕續一大機也按先生書有淳安稿一卷卷首有先生題引有淳安政事稿上中下三卷先生自敘下卷闕數頁皆先生令淳安時刻之最先者有倫忘集上下二卷續集一卷一刻於隆慶庚辰一刻於辛巳雖中多殘缺然皆先生手訂之書無疑也茲於書院文集中得榮哀集一卷補入再於名山藏集得先生本傳冠其首成先生全書而總名之曰倫忘從先生志也余惟直道之難行久矣先生獨於狂瀾欲倒之時障百川而東之自起家南平司訓至令淳安調興國內擢部寺出撫南畿一言一

行必規倣聖賢不爲苟且不爲遷就可不謂能行其直者耶世知先生之政事絕人未知先生之文章尤絕人未嘗不言經術而無道學氣未嘗不言理學而無頭巾氣古淡拗折眞能於唐宋八大家之外自闢門戶者先生之書不可湮沒而不之傳也因訂其魚魯次其篇目而授之梓俾學者知有先生之文章始有先生之氣節亦惟有先生之氣節始有先生之文章蓋先生之文章氣節皆聖賢之嘉言懿行聖賢之嘉言懿行即人心自有之天理也人苟不昧乎天理則知先生之行雖至奇而實至庸先生之言雖至淡而有至味矧余與先生生同鄉居相近而忍聽其書之湮沒不傳哉

重刻蘇文忠公海外集序

國朝國子監
學正王時宇 瓊山人

東坡先生居儋四載流風餘韻至今未泯讀其書者無不想見其人予生先生謫宦之鄉頑懦鄙薄不能聞風興起竊嘗讀居儋錄見其割裂舛錯意尤生當日之作不止於此而板復漫滅難稽輒爲撫卷嘆息己丑赴儋謁先生祠瞻仰之餘益慨然有校刻之志以時方北上未逮也邇從春園學師案頭得海外集讀之視居儋錄加什之六七幾幾乎稱善本矣第取之太傳往往將前後之作闕入而板鐫自臨邑明府樊君時已携去瓊人鮮有

見之者爰不揣固陋取先生全集與施註查註諸書細加考校凡非海外所作者概不錄而間補其一二惟書傳諸篇則穎濱所謂在海外所作以推明上古絕學者故悉錄之以表先生羽翼經傳之功書成付梓仍以海外集名之不必區區以居儋域也

傳

萬州烈婦史氏傳

鍾芳

烈婦史氏郡學生張鵬翼妻也世居萬之朝陽四歲喪父貧薄母郭鞠之暨兄三人兒時不苟訾笑稍長益敕居廬舍不出閨闥雖鄰翁亦不識面年十七適鵬翼翼亦早孤姑執苦節史每奇之謹績紡佐夫養姑嘉靖十二年巡撫陶公設愷表書院簡士就業翼謀諸姑姑曰美事也期不可失乃偕黃生希憲從陵水學諭張君檄至梧山受業數月翼病卒計至史哀絕復甦三日水穀不入口潛自引決姑教不死慰曰兒死命也若年二十有二猶可改圖否則守義以終固爾能事死無益也史不答既而曰自古稱節婦之難誠豈無若人哉瑩彼白璧青蠅玷之小玷者罕矣今叔鴻漸已長姑幸有托庸能保我終耶吾明吾心焉耳樞至遂自縊聞者大駭赴白郡郡申府道督學總司撫按諸公愕然以爲嶺表異事聞於朝禮部覆覈旌典行焉例給白金三十兩巡撫錢公增加以示優崇郡父老謀議郡東廟地二畝奇葬而祠之僉曰諸初成贊咏彙集傳曰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奪若史者可與共姜匹休矣雖然此乃卓行而共姜守義者也今制二者皆旌表復其家